

城瑰玢

南午孫：尙作



玫瑰城

著 孫 午 南



新中國出版發行

◇ 民國三十六年 ◇

自序

「玫瑰城」，這是最悲劇的悲劇，我一親近你，就有一串悠久而深沉的情愫在我的心潮中跳動，她牽着我生平最苦難而哀愁的節拍，使我意識到人生的奧祕。而每當這個時候，我便熱淚盈眶了！

你出生在這漫天烽火的世界中，對於我是一種安慰——假如出版家的用心真是在於藉着你的啓示，希冀使野心勃勃的魔鬼羣飲泣這個故事而放下腥紅的血刀，或使人類溫習到一些愛情與和平的沁香，那末，我的熱淚便要凝結成輕鬆的微笑了。

可是啊！我是不會微笑的。我們點綴在這個殘酷而狠毒的時代中，只不過是一種「悲淚」的象徵而已。我們曾經一字一血地用生命的活力，希求創造出人類的博愛之田園，然而，二十餘年來的耕耘，換來的却是衰老與惆悵；如今，我撫摸着遍體的鱗傷，我似乎尋覓不出我那收獲的種子了！

要有，就算「玫瑰城」吧！

「玫瑰城」！是我的血和淚的結晶，是我生命歷程上全部創痛的積累，是我的茹苦含辛的象徵，更是我熱愛人類之至高的呈獻，有了她，我的二十多年的生命便由暗淡而昇化到光彩，由光彩，就是我的生命的花朵啊！

我歌頌博愛，並將她視為一生奔赴的目標，十餘年來，爲了她，我犧牲得太多，而却一無所有！淑

英，挹芳，淑純，鄭娟——這一串曾使我流盡酸淚的名字，這一串煎燉我的名字啊！我的愛情都要被她們剝奪淨盡了，但是，最後她們都死得很哀婉，活得很苦痛，而我所付出的感情，反而變成她們生或死的累贅了。脈義，冀坤，瑞麟——這一串使我永遠眷戀的名字，這一串充滿了崇高的名字啊，我的全部的友情都要為他們支付了。但是，最後他們不是壯烈地殉難在沙場，就是被病魔勒殺了，而我的情感却成了他們身後唯一的遺物，這，就像利刀一樣地刺殺着我的赤心，迫使我憂愁終日了！家庭，國家，世界——這一串使我摯愛的名字，這保育我的名字啊，我的熱情都要為她們化成灰燼了。但是，最後，流浪的生涯只是憑添了堂上的惦念，身體的創傷只是換得了國家的內亂，世界也是充滿了仇恨與敵視，我的熱情却不能澆洗這不幸的現場，留下的只是變亂的白髮，民族的災難，人類的劫運……

我的血跡，我的淚痕，就是二十餘年的收穫，這收穫如同一粒粒的種子，都散播在「玫瑰城」中，這些種子如果會發芽並長大——如果可以在人海中生根或掀起波浪，那就有賴於讀者們的灌溉了！

午南·卅六年六月於小西湖

感人的故事

我有一個非常幸運的機緣——追隨着一位將軍，荷着旅行的心情到達了祖國秀麗的西北。我觀光了許多古香古色，象徵着中華民族的神聖與崇高的遺蹟，這些遺蹟之一的「玫瑰城」，掀起我極大的好奇心。且給我高度的誘惑，於是，在一個暮秋的夜晚裏，我坐在遺留着斷垣殘壁的「玫瑰城」城線上，得以傾聽着一位多情的老年人講述着這古城的感人的故事！

王國與愛情

穆罕默德以他神奇的英武和計謀，戰勝了許多的敵人之後，他的輝煌的王國誕生了。這王國藉着雄厚的威望和廣大的領土與衆多的人民，牠的聲威和盛譽在這遼闊的沙漠上，是一個最燦亮而榮耀的名字！

穆罕默德深深知道他的偉大王國建基是有着許多因素的，除了他的智慧和武功外，還有士兵的犧牲，人民的擁戴，真主的恩典……尤其是大臣哈木鐵對於他全部戰爭所輔佐的力量，更是一個對於建立王國具有決定性的因素；他十分明白，哈木鐵對於他就像雙手之於人體，失去或殘廢，都有很大的害處！

他爲了感激也是爲了感情的關係，就在他戴着燦爛的王冠踏上他王國的寶座的那一天，他以無比的

誠懇和情誼接待着哈木鐵，並且請他住在王宮裏，讓榮耀與快樂互相分享，讓生活的潤澤長期地與他們永遠同在。

穆罕默德王國建基的第二年明媚的春天，穆罕默德的王宮裏充盈着一種稀有的喜悅，就是在王國的每個角落——那怕是那末偏僻的角落，也如同王宮一樣，都充滿着一種愉快的气氛；全國的人民都攜帶着他們的美麗的笑容相互在敘述着，歌頌着，讚美着一件事；他們那末熱烈地——幾乎是瘋狂地到處播撒着在他們看來是值得欣賞的好音：「你們知道麼，在這春天的季節裏，國王誕生了他的王子，大臣哈木鐵誕生了他的女兒！」他們當中有些愛好藝術和天生多情的，更用着他們那點難得的本能描寫着他們看來是最具有象徵的象徵，是具有感情的感情：「真主以他的完整而又完整的藝術品，分成一個男子和一個女子，他以男的分給我們的國王，使他得到一個可愛的王子；他以女的分給我們的大臣，使他得到一個可愛的女兒；他們在天上是一體，在地上也必如此」，那些有着令人悅耳的噪音的歌手們更以天使的姿態唱他們的「王國與愛情」之歌：

「父親創造了王國，

兒女帶來了愛情，

主是公平的，

你給我們王國；

還給我們愛情」。

從穆罕默德國王王子穆罕默德模漢和哈木鐵大臣的女兒露莎亞降世的那天起；聰明的相命家和預言家們都因着這兩個孩子的父親的關係，和他們出生的日子及環境而表示驚奇，他們一致斷定對這孩子所帶來的不僅是象徵王國的久遠和永遠，而且帶來了歷史上所未曾見過的堂皇愛情，這些相命家和預言家——他們的身份，在君權時代是一種寵兒，所以在穆罕默德的王國裏，是可以自由出入王宮的，爲了證實他們的預言和判斷的準確，在他們初次晉謁王子穆罕默德模漢和拜訪露莎亞之後，他們甚至在大庭廣衆之前說——他們用果斷而堅定的口吻說：他們從穆罕默德模漢王子和露莎亞小姐的初生的眼睛裏，已經看到了不可抗拒的有如海洋一樣無邊無底之愛情的世界了。

時間的輪子流動着，王子和露莎亞在王宮裏渡過了他們十年的童年生活，在他們的童年的生活過程中，一切的機緣和佈置都使他們幸福而安謐！他們生活在同一的境遇中，整個王宮就是他們的家庭，他們的日子除了用幸福與快樂說明外，便不能找到更爲恰當的字眼了。

王子天賦的秉賦是優秀的。他自幼就具有一種英俊的騎士風度，他歡喜戰鬥有如珍愛自己的生命，他雖然是一個十歲的孩子，可是他已能揮舞着刀劍，並且善於騎馬了！他的這種從小就愛好武功的性格使得他的父母非常歡欣。

露莎亞的聰穎和美麗，在他的父母的視野中是兩項無可估計其價值的財產。她被父母所喜愛的程度是不可言喻的；她使得人們感受最大驚奇的就是她在這個童稚的年齡中已經具有很熟練的刺繡的技能，由這技能所結晶的作品，就是王國裏最富有刺繡經驗和聲望的人們也要驚嘆哩！

在幸福而安謐的日子裏，王子和露莎亞從孩子們的各種生活中建立了他們彼此之間深厚的感情，他們像別的孩子們一樣的在和諧之外也發生吵鬧，可是了解和說解總是休止了他們的吵鬧，並且帶給他們以更大的快樂。

光陰！像一塊一塊的磚石似的，王子和露莎亞就在時間之磚的堆砌中建立了他們童稚而無瑕的愛情了！他們也許還不理解愛情的奧秘，可是他的行爲却說明了他們愛情的深度。他們像膠似的相互牢牢地黏貼着，愛情之火，熔化了他們的童年的感情，一切的情緒給與他們的反應，都是共鳴的；有一次穆罕默德模漢因爲騎馬跌交，腿和臂被荊棘刺破了皮，露莎亞就哭了整整兩天！又一次露莎亞在刺繡的時候被針戳痛了手指，王子也就難過了兩夜。

王子和露莎亞的情感隨着年紀的增長而不斷地增長。他們只覺得日子愈往下延伸，他們便覺得愈不能離開，他們的小心會企求搜捕其中的底蘊，但是他們得不出線索來，愛情推動着他們，支配着他們，可是這一對年輕的孩子却不自知他們已邁向愛情之途了。

時間雖然培植了王子和露莎亞的愛情，但時間却使國王和哈木鐵篤厚的感情日形沖淡；這是一種不幸，形成這種不幸的原因大半都由於政見不同而來的，但他們都不願因此而公開抵觸，公開衝突，以免引起難堪的後果，所以他們都將不滿埋在心坎裏，而彼此的猜疑防範，矛盾誤解，也就在心坎裏生根並且長大了。

在王子和露莎亞快滿十三歲的那年冬天，大地籠罩着嚴寒與奇冷。就在這一個沒有溫暖的李節裏，

國王和哈木鐵爲着一些小事開始爭辯與吵鬧，接着發生許多不幸的隔閡與憎恨，在還不久之後，由於謀臣阿瓦娃的挑撥，哈木鐵的性情突然變得冷酷而暴躁，他更滋長了貪婪與利慾的野心，這種野心像海潮一樣澎湃着。在一個深夜裏，他領着他的心愛的女兒和太太私出了王宮，他帶着幾支受他支配裕如的軍隊宣佈了叛變的決心，於是他同穆罕默德國王毫無保留地決裂了感情而進到敵對的態勢中。

隨着哈木鐵叛變的軍隊的數量是相當可觀的，然而國王若以全國的力量來消滅牠，則毫無問題。但是國王並沒有這樣作，爲了他珍惜他和哈木鐵已有的感情的原故。

哈木鐵統領着那叛變的隊伍，像一羣亂竄的野狼似的，日夜奔馳於無邊無際的沙漠上。沿途，他們的軍隊的鐵騎踐踏了許多肥沃的土地，蹂躪了許多平靜的莊園，經過了數不清的草原和戈壁，終於在一塊哈木鐵認爲錦秀的地帶建立了他的新王國，開始他的國王的生涯！

她會來麼

穆罕默德模漢王子自從失去了露莎亞之後，他的生活即刻呈現着一種非常明顯的驟變。他原是活潑得有如一隻矯健的燕子似的；但如今他是沉默得無以復加了；他雖然還是那樣認真的練習他的劍術和騎術，但是他却不願說一句徵兆着欣奮的話語；他的一切的生活條件雖然還是同過去一樣的豐富而飽滿，但是他總是有着說不出的種種空虛。他的這種空虛從他沒有微笑和缺乏活潑的行爲中是完全顯示出來了。他不過是一個十三歲的孩子，可是他的那種遭受空虛的刺激因而使他顯露着的種種痛苦的

感情，都使得一切關心他的人們憂慮而恐懼，尤其是國王和王后，幾乎用了所有可能的力量都不能解除這種近於早熟的感情上的桎梏。

除了十分努力地練習武術和騎術外，露莎亞隨着父親走後的王子，在生活上是少有近於奔放而熱情的舉動了，王后曾經很精細的觀察過他，她發現她的兒子常在露莎亞所遺留的什物上久長的深思，和流淚，甚至使他哭得非常傷心！在這種境況中，她以母親的最好的慈愛去勸慰他都是勞而無功的！

國王和王后用了最大的努力希望轉移王子的感情，但是他們都失敗得非常悲慘，因為他們愈要轉移王子的情緒，王子愈加因此而痛苦。

許多次了，王后特地佈置了十分和霽而平靜的環境用以詢問王子感情的隱衷，她用着和諧的有如陽春的母愛，撫慰着她的喜愛的王子——她的多情而英俊的兒子。她總是慈祥而小心地說她的第一句語：「模漢！我的小王，我的孩子！說給媽媽聽聽……」。聽了王后的話以後，王子總是習慣地默默搖着他的頭，只回答給她一個非常哀怨的苦笑：「沒有什麼！」接着就是長久的沈默。

「我知道，……」母后仍是那末慈愛地說：「是思念你的朋友露莎亞麼？」

「露莎亞」的名字像一支尖銳的胡笳，激勵着王子的耳膜。他顯然因為聽了母親提出「露莎亞」聲音而吃驚，他的吃驚的形態使她的母親都因而不安起來；「媽！她會來麼？」王子說這句話的時候，總是沉重的低下頭去。

像一個難題梗塞着母后似的，她不能給她的兒子一些肯定的回答。她明白要露莎亞回來就如同要哈

木鐵回來一樣，那是非常困難的。那正如同要啞子說話一樣，是不可能的。她不能欺騙自己的兒子，所以，她說：「我的孩子，別再想她罷，也許她在路上就已經病……」

王子幾乎瘋狂插斷母后的話：「媽！不會的！你瞎說！……」

「但是，我們國內有很多露莎亞呢！有很多很多……」母后認真地說：

「媽！只有一個。可是，她已經不在我們王宮裏了。」

王子的眼眶裏澎湃着熱淚，他的睫毛潤溼了。

說到這裏的時候，母后從王子的眼睛中見到了即將湧現的悲感，她不願挑動兒子的痛苦，於是她再不說什麼了。

日子彷彿磨豆腐似的慢慢消逝了。王子又沉重地在他苦惱的感情和進步的劍術與騎術交織的生涯中渡過了兩年的歲月，這時候，他以十五年青春的知能去開啓他的愛情的門扉；他在這樣的時日中開始對於宇宙萬物發生疑問與幻想，他能從一株蓓蕾想到一種生命的萌芽，從一株怒放的花朵想到青春的火熱與愛情，從一株萎黃的枯樹想到人生的末日。他更能從生理上的變化中覺察到他的生命力的充沛，他會從許多生物的跳躍和唱鳴中感到無限的同情與誘惑，因而更加易於傷感與惆悵。他會從一隻飛着的孤雁和沒有伴侶的雀鳥和獸類的境遇中感到強烈的淒涼；這一切一切的宇宙萬物的變化都吸引着他的好奇心，從這種好奇心的啓示裏，他愈發感到他的空虛與苦惱，這時候他才慢慢地知道他是一個需要愛情來縫補他的空虛與苦惱的青年。同時有一種慾望在他的心潮裏激盪，使他明白了他與露莎亞之間的關係。

當王子明白了他是在愛着露莎亞的時候，他爲這離去了的沒有音訊的愛人而更加倍地痛苦了。這時候，不可解釋的慾望之火燎燃了他的望息的感情，熊熊的光芒照澈了他的靈魂的內景。有一種無比的勇氣從他的生命中挺立起來，他感到力，他感到有一個遙遠的而是十分絢麗的希望在向着他招手，就在這時候，他發生了對於情感之角度的急變；因爲他突然收斂了憂愁，開始與快樂握手了。

永遠跟着你

有一天，在萬籟無聲的午夜裏。王子作了一個夢。但是這個夢所暗示的問題，一直似乎沒有從他的思量中獲得滿意的解決，所以他失眠而煩惱地好容易候到東方魚肚白的時候；他便非常急迫地穿上他那做得頗爲合身的乳白色的獵衣；簡單的漱洗之後，他騎着他的父王送贈給他的那匹棗紅色的昂頭大馬，馳向他的所要奔赴的目標。

他的馬蹄有節拍的行進在街中心所發出的聲音，驚動了那些尚在夢囈中的百姓，他們揉着惺忪的眼睛在凌晨裏看到王子外出，並且因爲他的稀有的早出而都投以詫異的眼光。他們羨慕地看到王子在馬上的英姿，直到他的背影在他們視野裏模糊而疏遠的時候。

在城外的一座有如古堡的建築物的前面，王子下了馬。他刻不容緩地跑進門內去。這是一座頗爲龐大而潔淨的屋宇。王子像是非常熟悉的在園徑上走着，並且放肆地大聲的召喚：「哈克木！我的好朋友！」

普波在早晨有露水的潮濕空氣中放散開去。在一剎那的時光中，有一個青年跑出來。他穿着長統的褐色的用羊皮做成的馬靴，一套潔白的獵裝很勻稱地穿在他的身上，他的眉宇間令人感到有着無可比擬的含著著的熱情與毅力。他的面龐，輪廓，以及他的健康的程度都可與王子媲美，至於他所顯露的堅強的意志，則較王子為多，他因為笑得太多快樂的原故，所以嘴唇張得很大，以致使他的美麗的牙齒完全露了出來：「我的小王！我的朋友！」他熱烈地握著模漢王子的手，並且吻他的佩劍。

他們向屋子裏走去。兩人很得緊地走着，有一種高貴的友誼在他們的儀態中流露出來。

「哈克木，我的好朋友！我又要來煩擾你，你不拒絕嗎？」王子邊走邊說着，他的聲音是懇切的。

「我永遠是你的僕人」哈克木微笑着。

他們在一個陳設很華貴的客廳裏坐下了。從他們坐得那樣貼緊可以看出他們之間的深摯的情誼。他們坐下之後有一個相當的時間的緘默。顯然地，他們都是那末嚴肅地在預感或預想着什麼似的！年輕的哈克木似乎不耐於這樣悠長的沉默，他最先打開了他的好聽的話匣子：「我的好朋友！你這樣早的光臨在我們的交往裏，要算是第一次。」他用詫異的表情望着深思的模漢王子。

「是的！好哈克木，也正因為是第一次，所以顯得更有意義，我有事要這樣早告訴你。」王子的眉梢裏緊鎖着兩條深思的細紋；「其實，我沒有在天明之前告訴你，我已經是很遺憾了。」

「那麼，是昨天晚上發生了什麼事情麼？」哈克木好奇的詢問，他的臉上掛着關切的表情。

「是的。」

「我想，除了失眠和作夢以外……。」

「你真聰明！」王子天真地笑了。並日善意地握着哈克木的手：「是一個夢。」

王子下意識地整理了他的烏黑的頭髮之後，就開始講述昨夜的夢：「……彷彿是在花園裏，彷彿又在我們常常玩耍的地方，也像以前一樣，露沙亞穿她的美麗的衣服，帶着他的美麗的身體，嫵媚地走來了，我看見她比以前更加可愛，她的發育的胸脯，多情的眼睛……；使我的心猛烈的發抖，就在這時候，她走近我的身邊，用微笑招呼我，你知道的，她的笑總是那樣令人傾倒的。」王子完全浸沉在夢的回憶裏了，他是這樣率直而熱情地繼續敘述着：「奇怪得很，在這樣情形下，我簡直變成一個呆子似的。哈克木；你一定想得到——她就用她的輕柔的聲調，像是十分神祕地對我說：『模漢，我特地來告訴你，我在等待着你！你快來罷！』」

「你沒有問她，她現在在兒那呢？」哈克木焦急地問。

「我的發呆使我沒有問她！」王子因為激動的關係，臉色泛起一片紅雲；「我真是一個呆子，我只顧想到她的話，却不知道她已經走遠了。」到我發覺的時候，我便拔步追上去，但是，當我要追上她的當兒，我發現了她的父親——就是叛臣哈木鐵，「王子的神色似乎顯得非常緊張而恐懼，他的聲音抖索着：『他用可怕的眼睛瞪着我，他死勁地緊握着掙扎而欲跑開的露沙亞，他抽出一隻箭向我射來。這時，我感到一陣疼痛，我就醒了。』」

「露沙亞愛你的。」哈克木肯定的說，在他聽完了這個夢以後說：「這是一定的。」

對於哈克木的話，王子的反映是無聲無臭的，因為他正在聚精會神地思索着一個在他看來是十分重要的問題。

經過良久的思考之後，果斷的氣魄與決心從王子的面部浮現出來，他向哈克木洩露了他的願望：「我鄭重地告訴你，我決定去找露莎亞！」

「去找露莎亞？」哈克木的驚異是非常的。

「我下了不變的決心！」王子像一尊塑像似的堅定地聳立在客廳的中央，他的語氣是鏗鏘的！

「我的好朋友！決心是一條艱難重重的道路！是無邊無際的苦痛，是流浪，飢寒，忍耐，渺茫……只有永恒的信心才能支持，我的小王！但願你比我更能知道牠！」哈克木冷靜地說。說這些話的時候，他的眼睛一直堅毅地正視着年輕的王子：「這決心下了之後，從此便沒有這樣堂皇的客廳，沒有富豪的生活，沒有舒適的王宮……而且要離開了天倫，離開了安靜，離開了榮耀，離開了幸福……」

王子對於這些話，聽起來感到有失他的尊嚴，他幾乎是發怒的制止着他的朋友的言語：「哈克木！你小看我，很使我氣憤，」王子的聲調充滿了憤慨，使得哈克木大吃一驚。

吃驚之後的哈克木，很迅速地回復他的原狀了。他在這種場合下完全是一個理智雕塑的聖像，冷靜，莊嚴，堅定，這並不是說他沒有感情，恰恰相反，他是有着雄厚的蘊藏情感的。他深深覺得進入一個新的生活之前，以理智去探討一番是必要的！因為人的保守性常使得他們走向新的生活之道路的時候，在一些陌生的試探下而中途退縮。他深深理解王子愛情的篤實，但是，在他看來更重要的是那決心永恒

的不變，這不變的永恒，是要具有許多偉大的精神的素養和操守的人們才能具備的。他關心他的朋友，因此，也才有如一個精心的老人似的不逃避討厭的勞叨，那才細密地重複地敘說他的見解：「模漢！恕我再問你，你的決心不變麼？」他的發自心的深處的友情從他親密的口吻中一齊流露了，這使得他撫摸着王子的佩劍的時候，他的雙手是顫動的。

王子受了純真感情的激動，使他不禁地完全陶醉在哈克木的溫情的慰藉中，他的感激之火在燃燒，他舉起他的高貴的友誼之手，激情地擁抱着哈克木，用他的因虔感而溢流出來的熱淚來報答他的朋友：「哈克木！我的親愛的朋友！我的決心是不變的。不過……」王子更加熱烈地緊偎在哈克木的胸懷裏：「如果你不幫加我……」

「小王！我的模漢王子！我的好朋友！相信我總是在你的旁邊！永遠跟着你！」哈克木堅定地說出他的理智所結晶的言語。

希望，興奮，感激，友誼……一齊佔有了他倆所在的空間，他們瘋狂地擁抱而又擁抱……

媽真太好了

在一個初春的日子裏，一切的生物都從這天賜的季節裏獲得了新生，高昂的像巨人似的白楊樹發着初綠的嫩芽，許多菓子樹也在這春光明媚的氣氛中開始孕育牠們的小生命，那些不能分別出名目的花草也從泥土中將牠們的蓓蕾抽了出來。羊羣，牛羣，馬羣像各色各樣的波浪一樣澎湃在廣漠的原野，牠們

在溫暖的陽光按照下含情地單調地嗚叫着以尋覓牠們的對象，就是比較含蓄而不敢大庭廣衆之前調情的駱駝也伸着牠們的長脖子和細眼睛在偷偷地涉獵牠們的愛者……春天，總是帶給生物們以不可抗拒的生命的誘惑啊！

已經包藏着有太多愛情的模漢王子，在這萬物更新的春意纏綿下更是火上加油了，十八歲的年紀，對於愛情——尤其以他那普遍健康而易於早熟的種族的傳統來說，更是一個可怕的年紀！青春之火燃燒着他，美夢挑動着他，希望召喚着他，就是他很歡喜的那幾匹雌馬和雄馬，在他們親熱的追求和交配之後所發抒的快樂而滿足的吼吼，也彷彿那末下意識地給他頗多示威的影響。如果老實一點講，他的母親和父親之間的那種老年人的熱情也給他帶來了甚多的激動，他自信他的忍耐已經到了盡頭，愛情在此時如果是一個黑漆的洞穴，他也要挺身而入了。

他從哈克木那兒取得二人之間的最後的默契和同等的結論之後，他與哈克木的那不變的決心便付諸實施了——

選擇了一個國王和王后都非常快樂的時光，王子穿上了他的綉花的褐色的獵裝，和牛皮製成的精緻的馬靴，佩上他的銀灰色的發光的佩劍，他騎上他的有着雪白毛色的那匹高馬——這是一匹頑劣的駿馬——在王宮的廣場上，他在他的父親和母親的喝彩下表演了他的劍術與騎術，他的成功使他的父母非常地快樂，母親爲了慶賀他的成功，並且贈給他一把珍貴的短劍。

就在這天的晚上，王子和平常不同的和他的母親談着許多親熱的話，那是些描摹他的事業和愛情的